

模  
範  
文  
選

皖  
江  
程  
演  
生  
編

## 模範文選甲編

### 例言

一本編所選之文，共分三大類，曰敘述，曰描寫，曰議論。每類又略分若干類。敘述類，曰敘事，曰述物，曰記人，曰紀游。描寫類，曰寫景，曰繪神，曰表情。議論類，曰就理推論，曰就事推論，曰就人推論，曰就物推論。而敘事之文，又附以記典制之文。記人之文，又附以載語言之文。一變從前選家之面目。

一向來選家選文，皆就藝術之體裁區分，或就朝代遞載。茲編唯就文章之本體劃別，以類相從，取其顯豁，在使學者辨認爲文之根本。如書志，紀錄，世家，列傳，碑記，狀，誌，以至說部等文，以其本體而言，通屬於敘述類也，而文

之組織形式，乃各有區別，則文家之變體，藝術之別裁也。

一描寫之文，乃文學上最有價值之點，由敘述類拓充而出者。此種文章，歐美最爲優長，而吾國時形缺乏。故本編特用提出爲一類，以示重要。

一本編所選皆屬散文，凡駢偶韻語之文，概不錄入。

一文中段落，本編皆另行分之，意在破除明清選家，論文專事「抑揚頓挫」「擒縱呼

應「一氣呵成」等詭弊。圈點祇以正定句讀，一掃去批評時文連圈密點之陋習。

桐城文家，主以圈點爲起發，然亦不過師門指導之一端，而近

來不識大體者流，遵奉此法爲心傳，且以刊行經傳，殊貽譏矣。

一本編所選之文，敘述類多取諸經史，描寫類兼採集部，而議論類則取重子史，及漢代奏議。循教材以節錄，摘要求同，割裂之病，在所不免，幸閱者諒之。

選者識

模範文選甲編

分類總目

敘述類

敘事之文第一 附記典制之文

述物之文第二

記人之文第三 附載語言之文

紀游之文第四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繪神之文第二

表情之文第三

議論類

就理推論之文第一

模範文選甲編 總目

模範文選甲編 總目

就事推論之文第二

就人推論之文第三

就物推論之文第四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敘事之文第一附記典制之文

鄧人之敗

鄒囁之亡

漢王彭城之敗

宣帝奪霍氏之權

大司樂

職方氏

祭法

趙地

輿地

三韓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汴故宮記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皖江程演生選

敘事之文第一附記典制之文

鄧人之敗節左傳桓公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遽章讓於鄧，鄧人弗受。

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敘事之文第一 鄧人之敗

八

鄆瞞之亡 節左傳文公十一年

鄆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初，宋五公之世，鄆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半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鄆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殺其季弟簡如。鄆瞞由是遂亡。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敘事之文第一 鄭曉之亡

十

漢王彭城之敗 節史記項羽本紀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市。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

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二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

宣帝奪霍氏之權 節漢書霍光列傳

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

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

迺徙光女增，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增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增，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增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增，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增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大司樂 周禮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靄鼓靄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



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職方氏 周禮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澧，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澆，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苜蓿，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豸養，其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虜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祭法禮記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魯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郡立邑，設廟祫壇，禪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禋，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禋。禋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禋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禋，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

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二，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着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敘事之文第一 祭法

二十二

趙地 節漢書地理志

趙地，昴畢之分壑。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

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

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躡，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執輕爲姦。大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慍憤，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鄙朴。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敘事之文第一 趙地

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粵地 節漢書地理志

粵地，率牛婺女之分壑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

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閔君搖，搖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畧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麀犢。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弃之。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蘆沒國，又船行可

二十餘日，有譚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藕，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弱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遣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三韓 節後漢書東夷列傳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

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接，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四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曰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紛，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繩以大木，嚙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

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別爲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砥，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爲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

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謨等，詣樂浪，貢獻，光武封蘇馬謨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汴故宮記 楊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從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概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遶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權，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樓，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曰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雲香亭，雲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甯福殿。甯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

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殿祇門東，曰尙食局，尙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點檢司，點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尙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尙衣局，尙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尙廡局，尙廡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尙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尙艦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撤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

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

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敘事之文第一 汴故宮記

三十二

模範文選甲編

叙述類

述物之文第二

輪人

畫記

張萱四景宮女畫記

朱繇三官圖記

平記路學祭器記

序牡丹

蘭亭觴詠圖記

核舟記

李龍眠畫羅漢記

觀巴黎油畫記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模範文選甲篇

叙述類

皖江程演生選

述物之文第二

輪人 節周禮考工記

輪人爲輪，斬三才，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望而砥其輪，欲其慎爾而下迪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適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砥之，欲其疇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砥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該。轂小而長則杵，大而短則擊，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榘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

防指其數。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疇必負幹，旣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股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熱而固，不得，則有熱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侷。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侷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類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是故規之，以砥其圓也，萬之，以砥其匡也，縣之，以砥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砥其同也，權之，以視其輕重之侷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畫記 韓退之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斃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

有同者焉。

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盞，筥，筐，篋，斧，鎚，斧，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人工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坐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張萱四景宮女畫記 元好問

一轉角亭，桷欄楹檻，渥丹爲飾，綠琉璃磚爲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翦花，一人捧盤盛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挿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瀝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纈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冰盤坐，其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渠瀾瀾，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



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一，笙一，蕭笛三板一，聚之按上，二藤杌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擣鍊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擣鍊，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爲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內一人，花錦冠，綠背搭，紅繡爲裙，坐方牀。繪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纈託量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跋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繡段。二女使，掙素綺，女使及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獐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高出檐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栢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傍，其枝柯，蓋紫葳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楹，花帽翠首，衣袖寬博，鈎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

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牽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瑋瑁班，不知何物爲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市其中，凍鴨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模範文選甲編、敘述類 述物之文第二 張萱四景宮女畫記 四十二

朱繇三官圖記 元好問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貢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冑跨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崖之下。一鬼卒橫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須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斑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獐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颺大錦旗，泊一力士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掾史挾書簿，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絕藝也。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述物之文第二

朱繇三官圖記

四十四

平江路學祭器記 李淦

平江路學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淦方文豹所造也。

金屬，大尊二，山尊二，壺尊十有二，犧尊八，象尊如壺尊之數，罍四，洗四，勺二十，爵百七十有二，玷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四，簠百三十有六，簋如簠之數，爐一，缶二，檠二十有四，竹屬，籩十有一，籩三百二十有九，木屬，俎五十有五，餘仍舊貫。

初至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淦祗事，顧茲器非度。明年考朱文公釋奠菜禮，改爲之，十有一月，方君來，明年皆方君爲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三年，鳩工，更學正凡五人，費伯華、林桂、龍伯淵、唐天澤、朱鳴謙，錄凡四人，楊如山、洪焱、祖文一、覺、俞真、卿會計，更直學凡五人，許志道、潘梅、孫魏、楚沈、伯祥、齊國俊，費中統鈔四千貫，有奇而後成，蓋難且久如此，後之人尙敬守之哉。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述物之文第二 平江路學祭器記 四十六

序牡丹 姚燧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欄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太。復有緋花，株卑，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爲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爲第一。



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二十九年，其間六年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各一見之。燕奏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恆有者，矧賞酬有數邪。

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手園時爲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翦數萼，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爲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翦一二萼持歸，不名爲飲。其盡醉相謹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

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爲尊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秋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

嗚呼，往者既然，况來者之可必邪，細者且然，况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予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述物之文第二 序牡丹

五十

蘭亭觴詠圖記 宋濂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

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艷。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闌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從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熬鼎，鼎水沸，將淪湯。前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鷓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厠二鵝間。溪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槎，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左執卷，回顧獻之，伸右手欲受卷，獻之襟袖半敞，左持卷未授，右執翰凝視，將塗竄然。次畫散騎常侍郝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蔡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

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叩邱旄，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楷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困，睫不可擘，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挺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

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微之左擊卷，至觀，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揜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諲，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欬，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諲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渡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

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

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褰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裯，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編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

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事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尙得描貌之乎。

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核舟記 魏學洵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

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蕩篷覆之。旁開小牖，左右各四，共八扇。啟牖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髮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似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屈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右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蠅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



山人」其色丹，

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牕八，爲箒篷，爲櫂，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

魏子詳矚旣畢，詫曰：「嘻，其亦靈怪矣哉！莊列所戴，驚猶鬼神者良多，然不有游削于不寸之質，而須眉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于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

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載笠携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踞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喏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鬚髻，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僵僕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僵僕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跳，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

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

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即此意。

觀巴黎油畫記 薛福成

光緒十六年春，閏二月甲子，余遊巴黎蠟人館。見所製蠟人，悉仿生人形體，態度、髮膚、顏色、長短、豐瘠，無不畢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藝雜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於館。或立或臥，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飲或博，驟視之，無不驚爲生人者。余亟歎其技之奇妙。譯者稱西人絕技，尤莫逾油畫。蓋馳往油畫院一觀。普法交戰圖乎。其法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木，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礮者，擐大旗者，挽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墜地，則火光迸裂，煙燄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覩。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幾自疑身外卽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

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氣喪若此。譯者曰：「所以昭炯戒，激衆憤，圖報復也。」則其意深長矣。夫普法之戰，迄今雖爲陳迹，而其事信而有徵。然則此畫果真邪，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述物之文第二 觀巴黎油畫記  
幻也，幻者而同於真邪，真者而託於幻邪，斯二者蓋皆有之。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記人之文第三 附記語言之文

張丞相列傳

夏侯嬰列傳

鄭弘列傳

孝女先碓傳

記齊桓公諸公子

江都王世家

記麒麟閣圖像

黨錮列傳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楚子觀晉軍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觸讐說趙太后

虞卿議割六城

呂不韋謀立異人

甘羅報趙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皖江程演生選

記人之文第三 附記語言之文

張丞相列傳 節史記本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立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依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

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藏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



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尙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失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君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爲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類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模範文選甲編 叔述類 記人之文第三 張丞相列傳

六十六

夏侯嬰列傳 節漢書本傳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漢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令，因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躡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擊項籍下邑，追

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從，竟高帝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王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諡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尚，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鄭弘傳 范曄後漢書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弘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贛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爲贛訟罪。顯宗覺悟，卽赦其家屬，弘躬送貲喪，及妻子還鄉里。

由是顯名，拜爲騶令，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四遷，建初爲尙書令，舊制尙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出爲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爲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爲常路。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

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

在位四年，奏尙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藏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並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殮殮，以還鄉里。

孝女叔先雄 節後漢列女傳

孝女叔先雄者，隄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詣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

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白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

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記人之文第三 孝女叔先雄

七十二

江都王世家 節史記五宗世家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

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姪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記人之文第三 江都王世家

七十四

記齊桓公諸公子 節左傳僖公十七年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記人之文第三 記齊桓公諸公子

七十六

記麒麟閣圖像 節漢書蘇武傳

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頤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

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記人之文第三 記麒麟閣圖像

七十八

黨錮列傳 節後漢書本傳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捉收捕，旣而逢宥赦，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

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生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



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尙書霍譖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

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又張儉鄉人朱竝，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疎眈，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碑，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

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

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匪皆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記人之文第三 黨綱列傳

八十二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論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記人之文第三 子路……侍坐

八十四

楚子觀晉軍 節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記人之文第三 楚子觀晉軍

八十六

觸讐說趙太后 節戰國策記二人問答語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后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



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入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以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

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戰國策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

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疾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二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

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而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

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與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于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于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

聽秦，秦兵不傲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自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

樓緩聞之，入見于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勝戰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傲，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

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並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記人之文第三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九十二

呂不韋謀立子異 戰國策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  
「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  
「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  
「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

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邯鄲。故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

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廡，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

陽泉君避席，請問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主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

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

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願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秦王老矣，一日宴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

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悅其狀，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問曰：「陛下嘗輒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

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甘羅報趙 戰國策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

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君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

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



因孺子而行。」

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

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紀游之文第四

來南錄

使于闐記

陷北記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皖江程演生選

紀游之文第四

來南錄 李習之

元和三年十月，翱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潞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潞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汴泛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激水，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海樓，觀走磻石，將遊報

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轄，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己，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遊徐孺亭，看荷華。五日，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潁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山。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笋如嬰兒，過滇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

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五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

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章江。自大庾嶺至滇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滇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滇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紀游之文第四 來南錄

使于闐記 高居誨

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日細腰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黨項牙也。其酋曰稔崖天子。渡日亭河，至涼州。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邪氏之遺族也。

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四竅，馬蹄亦作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犛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來者，其刺史曾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于吾廬，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中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



之，皆東向拜。

自仲雲界西，始涉醴磧，無水，掘地得溼沙，置之胸以止渴。又復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

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葡萄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

陷北記 節五代史胡嶠陷北記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

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度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輒如葺，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罽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爲南北。

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擊，遂及述律，后戰於河沙，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

至獨樹渡，遂囚述律於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得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綿諸工作。宦者，翰林，技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

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珍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木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蕘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於此，會諸部人葬太宗。

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至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初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

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

模範文選甲編 叙述類 紀游之文第四 陷北說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孟門山

巨靈手跡

東陂西陂

太室東溪

巫峽

黃牛灘

恨山北溪

崑臺銘序

右溪記

游黃溪記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錄目

模範文選甲編 敘述類 錄目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柳州東亭記

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新城游北山記

兩游花崖牛嶺記

登泰山記

游靈巖記

游媚筆泉記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皖江程演生選

寫景之文第一

孟門山 節水經注河水

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風山，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山海經曰：「孟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黃堊涅石。」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隘。」

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隄，兼孟門津之名矣。

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湫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水尙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轟怒，鼓若山騰，濬波頽疊，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孟門山

一一二

巨靈手跡 節水經注河水

左邱明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踢，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迹仍存。華嚴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所謂巨靈蟲，厲首冠靈山者也。」

常有好事之士，故升華岳而觀厥迹焉。自下廟，歷列柏，南行十一里，東迴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謂之北君祠。諸欲升山者，至此，皆祈請焉。從此南入谷，七里又厓一祠，謂之石養父母石龕，木主存焉。又南出一里，至天井，井栽容人，穴空迂迴，頓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又有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上者皆所由陟，更無別路，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規窗也。出井東南行二里，峻坂斗上斗下，降此坂二里許，又復東上百丈崖，升降皆須扳繩挽葛而行矣。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旁稍進，逕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越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廣裁三尺餘，兩箱懸崖數萬仞，窺不見底，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然後敢度，猶須騎嶺抽身，漸以就進，故世謂斯嶺爲搦嶺矣。度此二里，便厓山頂，上方七里，靈泉二所，一名蒲池，西

流注于澗、一名太上泉、東注澗下。上宮神廟近東北隅、其中塞實雜物、事難詳載。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屈嶺、東南望巨靈手跡、惟見洪崖赤壁而已、都無山下上觀之分均矣。

東陂西陂 節水經注涑水

涑水又西南逕張陽城東，涑水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

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溪萬仞，方嶺雲回，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山之表，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鴛漿也」，發於上而潛于下矣。

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蘿騰窰，尋葛降深。于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水自山北流五里而伏，云潛通澤渚，所未詳也。西陂，即張澤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東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積水，亦時有盈耗也。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東阪西阪

一一六

太室東溪 節水經注潁水

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密高縣。

東北太室東溪、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罅流相承、爲二十八浦也。暘旱輟津、而石潭不耗、道路游憩者、惟得餐飲而已、無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

山下大潭、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暘幽情。

其水東南逕陽城西、石溜縈委、溯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太室東溪

一一八

巫峽 節水經注江水

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巫峽

一三〇

黃牛灘 節水經注江水

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江水又東逕西陵峽。

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

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北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

「其壘嶸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囑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已于千古矣。」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黃牛灘

一三二

佷山北溪 節水經注夷水

夷水又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佷山北溪，其水虛映，俯視游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清，傍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恆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頽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很山北溪

一三四

晤臺銘序 元結

晤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申至丑寅。崖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洄潭，其勢礪礪，半出水底，蒼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巔勝異之處，悉爲亭堂，小峯嵌竇，宜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

於戲，古人有蓄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得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爲晤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梧臺銘序

一一六

右溪記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繳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

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

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右溪記

一二八

游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

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績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鶴，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

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游黃溪記

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滙。

北有雙山，夾道巖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光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櫛，多篋，多簞，多竹，多臺，多石，多魚。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種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

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條。

雷山兩壑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斝，修形糝糝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淫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柳州東亭記 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

至是，始命披剗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澹闊瀲灩。當邑居之劇而忘平人閒，斯亦奇矣。

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

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柳州東亭記

一三四

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參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小石潭記

一三六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罇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燕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枿石楠榿欒樟，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鞞韜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翫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部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袁家渴記

一三八

石渠記 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蒿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鑿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窺也。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石渠記

一四〇

石澗記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跳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石澗記

一四二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鴝，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

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鷄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睇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新城遊北山記

一四四

雨游花崖牛嶺記 顧瑛

牛頭山與猷花崖對峙，並金陵勝地，在郊南二十五里。陳氏孔彰居相近，故主余輩爲是游，自春凡三約，乃定於四月十有二日，曰：「雖雨必往。」

至是，晨風颯然，纖雨斷續，策馬出郭門，徑趨花崖。時避雨道傍農舍，比至寺，雨益急。侍御王君士招行後五里，假蓋野人，乃獲至，衣盡沾濕。南昌守羅君質甫，先宿方山別墅，溽不得至。時孔彰食具，亦阻於塗。予三人躡屐登芙蓉閣，高倚空際，雲霧自生下方，疾風橫過，開閣明晦，倏忽萬狀，木葉滴瀝，懸間泉落，四壁悄然，莫聽人語，相顧歎曰：「霽游者，安知此奇哉！」

飯僧寮，孔彰始携二子，負尊罍至，歡然共酌，夜分乃已。遂連床臥，談古今，且寤寐，不知倦憊之去體，雨竟夜有聲，衾枕皆潤，薄寒襲人，殊異城市，其寔身臥雲霧中也。

晨起，宿靄抹半峰間，遠近崖岬，如人新沐，畢露精采。興不可遏，遂乘馬沿嶺背爲牛峰游，至則殘雨復落，不可登陟。小飯天闕丈室，徘徊眺望，神游萬峰之間，乃誦杜工部詩：「盪胸生層雲，決背入飛鳥。」殆爲今設乎。雨既止，日亦且莫，遂別寺僧出山。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雨遊花崖牛嶺記 一四六

也。夫知茲游，值雨爲勞，然情景奇勝，亦復相稱。乃知憂樂之方，得失之跡，固不可以意校

登泰山記 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

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樛蒲數千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遊靈巖記 姚鼎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

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疊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

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澂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驚而詭趣，帷張而軍行。

巖尻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

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于穎有公事，乃得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

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

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清長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遊媚筆泉記 姚鼐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迪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壙回，嶄橫若不  
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間。

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漬雨始霽，谿上大聲漚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樅槐  
楓標椽，時有鳴窩。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  
視溶雲，鳥飛若墜。

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洗也。」或曰，

「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

南有泉，明何文瑞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谿內，左丈學  
冲，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邀客九人，飲於是。

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磯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薑塢先生與  
往，鼐從，使鼐爲記。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寫景之文第一

遊壩筆泉記

一五二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繪神之文第二

鴻門之宴

荆軻刺秦王

金日磾誅莽何羅

東方朔射覆

任立政招李陵

李夫人臨死託武帝

趙昭儀之妬

彌衡辱曹操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皖江程演生選

繪神之文第二

鴻門之宴 節史記項羽本記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

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皆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

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

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繪神之文第二

鴻門之宴

一五八

荆軻刺秦王 節史記刺客列傳

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撻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

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撻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繪神之文第二 荆軻刺秦王

一六〇

金日磾誅莽何羅 節漢書傳本本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

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裹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繪神之文第二 金日磾誅莽何羅

一六二

東方朔射覆 節漢書本傳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窠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窠藪。」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捕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𦉳𦉳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𦉳𦉳牙者兩犬爭也。」舍人

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縫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

任立政招李陵 節漢書陵本傳

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

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

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繪神之文第二 任立政招李陵

一六六

李夫人臨死託武帝 節漢書外戚列傳

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

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帝。」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獻歎，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

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

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攀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尙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繪神之文第二  
李夫人臨死託武帝  
一六八

記趙昭儀之妬 節漢書外戚列傳

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載御幸。元延二年，懷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

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

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繪神之文第二 記趙昭儀之妬

禰衡辱曹操節後漢書列傳

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

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搗，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

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衽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搗而去，顏色不忤。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棧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願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

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表情之文第三

報任少卿書

報孫會宗書

與楊廣書

與吳質書

出師表

與山巨源絕交書

陳情表

答馮子華處士書

祭十二郎文

與孟東野書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一七四

與崔群書

與蕭翰林俛書

寄京兆許孟容書

祭妹文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皖江程演生選

表情之文第三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懃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



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人令刀鋸之餘，荐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王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

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權，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者，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擢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

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侷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次，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故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一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

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孤身獨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繆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居厄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愍愍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勩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與楊廣書 馬援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



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

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媮咋舌，叉手從族乎。

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此欲少昧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與吳質書 曹丕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理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拔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暝。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不白。

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諒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閒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

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也。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尙子平台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寔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鏡，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爲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掛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

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不見直木，必不可爲輪，曲者必不可爲枹，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雖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



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懽，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願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舊親叙闊，陳說平生，酌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翺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稽白康。

陳情表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茕茕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寔爲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簿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答馮子華處士書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咏。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北窓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心。

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况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預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虛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並廚廡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穗菘，黍稷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輿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渺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分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

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之間人相唱和也。

孤住河渚，傍無四鄰，聞鷄犬，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加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效，力省功倍，不能暇修渾沌，并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携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翽，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櫻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常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耿。

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無俗氣，携酒對飲，尙有典刑。先生又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

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于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中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

吾比風痺發動，常劣不能佳，然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群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畧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王君白。

模範文選甲稿 描寫類 表情之文第三 答馮子華處士書

一九八

祭十二郎文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日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也。

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

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并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葬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表情之文第三

祭十二郎文

二〇二

嗚呼，言可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與孟東野書 韓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亂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

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表情之文第三 與孟東野書

二〇四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于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

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清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

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于天而乖于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表情之文第三 與崔羣書

二〇八

與蕭翰林俛書 柳子厚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

僕不幸，嚮者進當馳驅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爲罪，兄

知之，勿爲他人言也。

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隄，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啾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潛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與，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

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視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

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

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疇，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虛爲不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表情之文第三 與蕭翰林俊書

二二二

寄京兆許孟容書柳子厚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

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黜兀，事旣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

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懷慄然，歛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

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已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

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慘，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摠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壞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澳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氾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祭妹文 袁枚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是時，雖箇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佻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

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繙衣一章，適先生奎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捨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瞻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鬢媿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孀，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睽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

經義諸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孌，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殮殍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之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悽已極，阿孀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即遊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甯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冢，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樓臺，風雨晨昏，

羈魂有伴，當不孤寂。

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晷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吾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模範文選甲編 描寫類 表情之文第三 祭妹文

二二〇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理推論之文第一

兼愛

大道篇

威德

繕性

刻意

正名篇

愛類

察今

性情

仁說

模範文選甲篇 目錄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三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皖江程演生選

就理推論之文第一

兼愛 墨子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

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

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猶有盜賊乎。

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大道篇 節尹文子大道篇上

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臙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臙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

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

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僭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通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

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

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理推論之文第一 大道篇

二二八

威德 慎子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非不憂人暗，闢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非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必取以安焉；則聖人無事也。

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

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

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也；所以一人心也。

夫投鈞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鈞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

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

故著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益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明君動事分理，由慧定賞，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繕性 莊子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者，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體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灑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意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



道哉。

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不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刻意 莊子

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憒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則恬憒矣，平易恬憒，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

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其魄恬憐，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正名篇 節荀子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

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此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理推論之文第一 正名篇

二三八

愛類呂氏春秋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常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

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



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濕燥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察今 呂氏春秋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

其所爲欲同，其所爲欲異。口瘖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

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澗水。澗水暴益，荆

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

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

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鏘；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

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理推諡之文第一 察今

二四四

性情 王安石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

彼曰：「性善無他。」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他。」是有見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惡，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

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于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

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

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

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

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尙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

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仁說 朱子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

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應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而得仁」，則以讓國而



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

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乎。

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

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並記其語作仁說。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理推論之文第一 仁說

二五〇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事推論之文第二

難一

難一

諫放民私鑄疏

言兵事書

論貴粟疏

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一

屯田奏二

屯田奏三

禁民挾弓弩對

模範文選甲篇 目錄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上尙德緩刑書

治河疏

二五二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皖江程演生選

就事推論之文第二

難一 韓非子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

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

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

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

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難一 韓非子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魏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

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



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一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

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是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採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又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尙何賴焉。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庫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向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奸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歛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言兵事書 晁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

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材擇。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事推論之文第二 言兵事書

二六二

論貴粟疏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少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寔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



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

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車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事推論之文第二 論貴粟疏

二六六

陳兵利害書 趙充國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

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

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寔多，誅之用力數

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太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屯田奏一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

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一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陬，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俸馬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事推論之文第二 屯田奏一

二七〇

屯田奏二 趙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

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兵，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



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絲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

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奏二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烽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

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

臣竊自維，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媿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禁民挾弓弩對 吾邱子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傲，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耨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言賞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

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

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上尙德綏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胆，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

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

臣聞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

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事推論之文第二 上尙德綏刑書 二八〇

治河奏 賈讓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

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

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牛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碁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

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隳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

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卽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事推論之文第二 治河奏

二八四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人推論之文第三

陳仲子章

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章

伯夷列傳

游俠列傳序

司馬遷列傳贊

中興二十八將傳論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

爭臣論

模範文選甲篇 目錄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人推論之文第三

皖江程演生選

陳仲子章 孟子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蝱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戚曰，「惡用



是醜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駝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章 孟子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

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伯夷列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荐，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竊見，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

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聚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荐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鳳

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人推論之文第三 伯夷列傳

二九四

游俠列傳叙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

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尙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驕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急，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司馬遷列傳贊 班固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虞，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從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

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人推論之文第三 司馬遷列傳贊 二九八

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中興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

若迺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唯庸，勳賢皆叙，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至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鞶繪屠狗輕滑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綆，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遠，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傷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

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峽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迺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叙 范曄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蔬，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迺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於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

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

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居不出。

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感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嘗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



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稽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訓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

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

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物推論之文第四

深衣

水地篇

白馬論

緇冕

模範文選甲編 目錄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物推論之文第四

皖江程演生選

深衣 節禮記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物推論之文第四 深衣

三一〇

水地篇 管子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

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

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剴，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溥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



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

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蠱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

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蒼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蠛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蠛，蠛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

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塞，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亡者，蒼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澁最而稽，壅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壅滯而雜，故其民詔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贗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心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物推論之文第四 水池篇

三二四

白馬論 公孫龍子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

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也。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紼冕 白虎通

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彭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紼金鳥，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赤矣，大夫葱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赤紼葱衡，士韎鞞朱赤者，或盛色也，是以聖人塗法之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也。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

所以有冠者，帷也，所以帷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首，別成人也。士冠經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論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禮所以十九見正者而冠，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

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裳也」，腰中辟積，至質不易

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

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畧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畧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畧，謂之收者，十二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俛仰不同，故前後乖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葱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葱也，統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尙書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遽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現邪，纒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尙極，知下故禮。王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遽延。」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委貌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母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

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者統十二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

爵弁者，周人宗廟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辱，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尙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立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立。何以知殷加白也，周加赤，知殷加白也，夏殷士冠不異何，古質也，以士冠禮知之。



模範文選甲編 議論類 就物推論之文第四 緋冕

三二〇



民國七年九月初版  
民國十二年七月三版

不准翻印

編選者 程 演 生

發行者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印刷者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發行所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定價每部大洋七角

# 50

26, 1/2